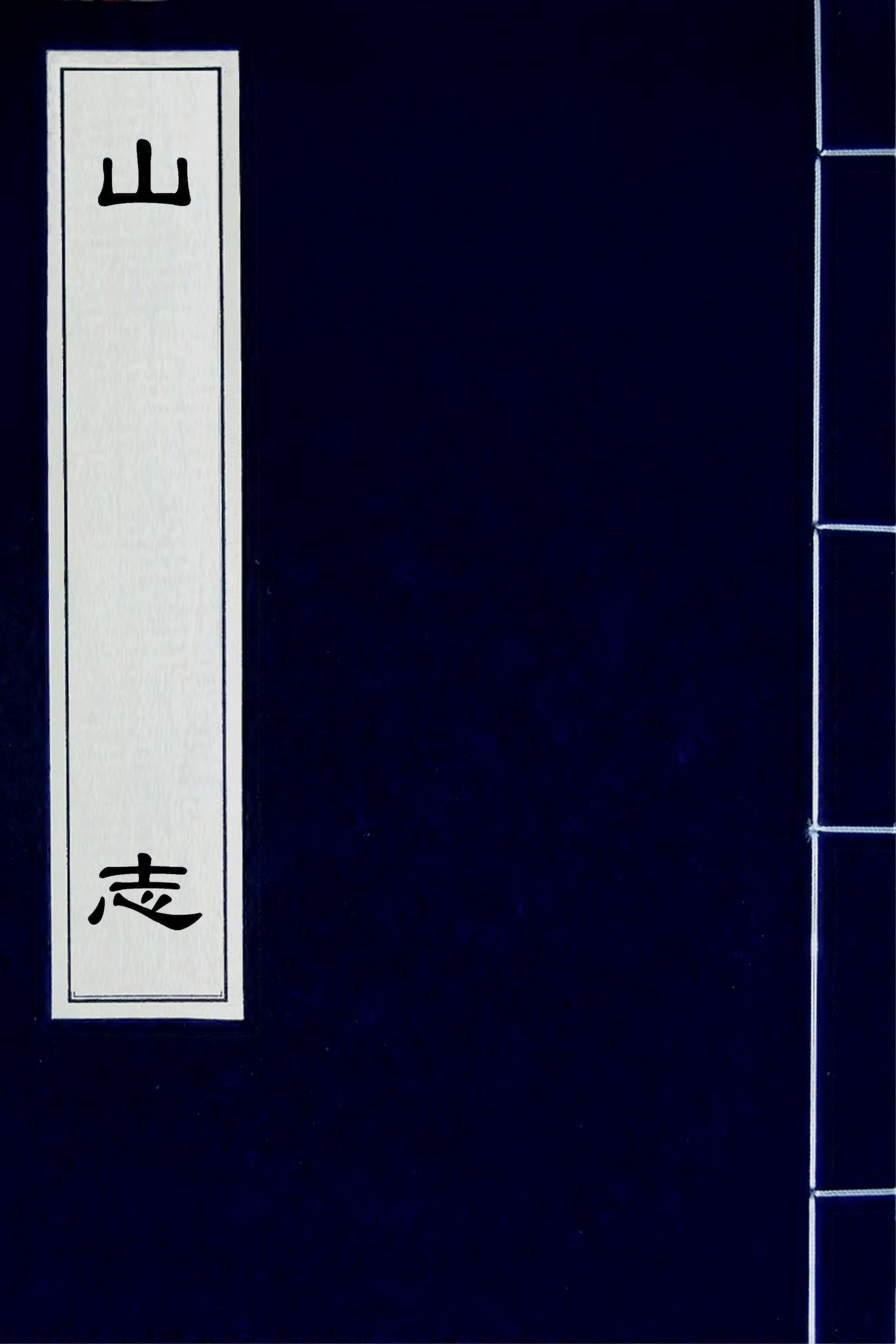

山志

山志卷之三

程子訓

程子明道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可續六經非理徹功淺不能道

周子說主靜程子恐其與事物不相交涉只說主敬朱子云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朱子周旋靜字實重敬字爭謂有靜而不敬者有矣未有敬而不靜者也眞西山嘗分列朱子之言前祖周子

之主靜後本程子之主敬肰合而參之必如所謂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者方爲無弊陳白沙云學須從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不知端倪如何養出作何商量今日追想程朱之意正恐其後來流爲陽春臺作用耳

尹和靖云放教虛閑自肰見道此亦主靜之意朱子嘗稱之乎謂此意已入釋老肰乎性急而心雜以此爲箴則對症之藥也

朱子云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

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此定論也亍謂直內必須方外蓋內外元不相離工夫祇是逆用孔子荅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方外荅顏淵問仁曰克已復禮爲仁亦是逆功三代而後無生知安行之聖人故董子曰事在彊勉而已程子以整齊嚴肅爲教正是此意蘇東坡不喜程子直是憚於方外吾輩與東坡賢愚雖異其受病處則一也

蘇文忠

蘇東坡不特文章書畫絕世其人自是賢者但好

譏彈程子則其一短如當日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欲往弔司馬溫公伊川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曰卽不道歌則不哭此語甚敏辯今人皆善其說而以伊川之言爲失之拘卽朱子亦疑之予謂東坡之說非也是當以其日明之如此日稱賀訖忽聞溫公之訃情不容緩卽當往弔洵不可拘哭則不歌之例按溫公之薨爲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六日明堂肆赦則前乎此者有日矣旣可以不早往卽過此一日亦不爲遲頃刻之間吉凶頓異得無不敬於君不誠於友乎曲禮哭日不歌檀弓

弔於人是日不樂又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是未弔而已有未發之哀已弔而猶有未忘之哀故哀樂不同日伊川之言所謂深得禮意者也至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東坡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夫忌日齋戒先王之制聖人之訓也豈一食素遂謂之好佛乎此則徒事戲侮全無意味矣

東坡每誚伊川曰不知何時打破敬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此其失言失人之過也考亭摘擊東坡時有已甚之言亦因

此加怒耳

程門諸子

尹和靖之學大約得於伊川敬之一言其自言曰初見伊川時教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講少開悟啓發之功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又嘗日看光明經或問之曰母命也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于亂程門諸子頗有流於禪者

不但和靖一人然則和靖拜觀音之言與程子敬其人之言亦正不可同觀和靖之母賢母也能知大義觀其聽和靖不應科舉則諫之未有不聽者固知和靖母命之言直是託詞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瞭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云定夫後更學禪呂居仁以書問之有云吾丈既從二程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何以不同定夫荅云

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又云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又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爲然也觀此則非餘譯猶在乃是新譯更進也

程子自涪陵歸見學者多從佛學因歎曰學者皆流於𡰱狄矣唯有楊謝長進又曰我欸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尹氏乎繇今觀之始皆不免朱子特謂游先生尤甚

太歲土旺

今之修造動土者以太歲土旺爲忌恒避之天下類然矣昔曹月川修蒲州學舍門人曰太歲在東未可月川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或有言土旺者月川曰土旺不用反用衰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鍊金乎木日不析薪乎五行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共得七

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一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水火之旺也今於金木水火之旺皆不畏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月川斯言可破世之溺於太歲土旺之說者予素於此絕不措意故每舉以告人然所謂東西就人之家言太歲在東乃就法象言以氣類應非謂太歲在家之東家之西也土旺寄於四季之末其說從來久矣竊疑其涉於安排五行旋行於天地之間斷無截然如此分判之理金木水火不能離土則土旺直在四時安得謂獨寄四季之末此又

子之私臆也他日偶閱道經有云三月之氣包含土又云四時各含於土其義始合

忌月月忌

世謂正五九三月不宜上官又有忌月謂之號月者是月不修造動土不以財物與人其說以姓氏之音爲別然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覆姓數字莫辨徵羽亦豈通論乎又有以月之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忌者或謂爲避九五之尊然豈有明不避九而乃暗避十四二十三之九乎此皆於理無據於古無稽巫覡之談士君子所不宜道也歐陽

公五月不上官乃亦未免於俗

好學

今之士好學者鮮矣大抵專事帖括博取科名一陟仕途此事都廢間有天資英敏者非浮尚詞章雕組藻采則旁落玄虛糟粕經史弖皆謂之不好學標榜成習切磋無聞斯道之衰於今已甚故嘗書坐右一聯云誦詩書執禮之言交直諒多聞之友聽顧山澤癯痳求之伊何人哉願與爲役

顧亭林

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遊爲隱者也手

姿不揚而晉心經術胷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爲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至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爲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帙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怨亭林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四方之遊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弓輩或宴飲終日輒爲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

凡親歷對證三易稾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聞強記或尚有人而精詳不茍未見其倫也

丁巳秋九月初三日亭林入關主於予家將同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日憶前歲之冬與先生坐張鹿洲將軍席上辨尊經閣記今已再歷春秋而張將軍丘首故園及期矣世事[illegible]撈可勝浩歎朱太史晚年好學文章卓然有體一旦溘逝關中喪一名紳弟與天生憑弔隕涕哀不自禁聞先生邇年潛修十倍曩昔德進名藏甚得古處樂道之益私衷甚爲聳悅今聞顧寧人先生已抵山居寧人命世宿儒道駕儼然非無所期而至止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爲大興之日耶予復之日尊經閣記大要是衍六經皆我註腳之緒茅鹿門謂程朱所不及弟謂程朱正不肯爲耳知先生有未忘於懷者而弟亦執其愚見如故也朱山輝忽捐賓客聞之驚悼彌旬弟少耽聲色好雕蟲之技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勵

鶩鈍收效桑榆但以有室家之累不能脫去俗務方自悲悔無及先生譽逾其實祇增赧悚耳

王仲復

王仲復司寇心一公之從子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師沉潛刻苦讀書一字不輕放過持躬處物悉有矩昔司寇公爲逆黨誣害追贓仲復先君舉橐助之故仲復長而家貧遭寇亂棄諸生跡渭濱教授生徒足不入城市不近名名亦不著關西高蹈當推獨步于則不能藏項斯之善也

戊寅秋予懷之以詩仲復荅曰蹉跎秋已半髮白欲上顚勉力取書讀兢兢兢常恐偏伊君能好我寄我詩思鮮光風自南來霽月偕之前依依晤有道此心殊悠然于時思就正又懼落言詮

六經無異指千聖有眞傳不知君子教何術可
及泉庚申春予治先君側室張氏之喪雖其出
也微念至孝苦節五十六年意不忍薄爲之加
禮緦以從事時亭林已在予家仲復貽書亭林
謂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時予
事已舉未之能從然不敢忘好友之規因附記
於此亦以見吾
黨古道之存

劉孟嘗

劉孟嘗侍御文石公之長子壬午孝廉也隱居讀
書有幽貞之節而不事炫耀予嘗以渾金璞玉擬
之與仲復稱爲渭北二隱侍御公早歿諸子彬彬
皆孟嘗之教也孟嘗有二女子爲長子聘其長者
會有寇亂與其母並妹俱投井而死予曾作劉長

女傳今每憶及猶戚戚於懷也

李中孚

李中孚有高明之資學識淵邃以講學明道爲任滿洲聞之皆加禮延致會城後爲制府所知復聘入書院下檄各郡邑集諸生開講中孚據坐高談諸生問難遂有不平之言然是關中一盛事也孚往咸林道遇郝得中别駕班荆而語郝遽問識李中孚否孚曰舊好也又問其人何如孚曰學行不苟君子也郝促郗曰孚亦雅重之但講學非易事嫉忌悔吝之來將必繇此今制府又欲具疏薦於

朝以特應舉隱逸之　詔愚見謂出不如處然不
便與言君既相善何不以此告之予曰此事不在
中孚聽之可也疏上中孚稱疾不起過予草堂論
及出處有確乎不拔之志允矣狂瀾之砥柱矣郝
年方壯居官有幹才乃其識議超卓亦復如此

李天生

李天生天資敏異所謂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暫聞不忘於心者也予昔邂逅於長安茶肆隔席
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與定交後
天生從陳祺公於塞上日事博綜九經諸史靡不

淹通祺公視爲畏友投契之洽有同骨肉天生以是無內顧憂而益肆力於學及祺公偕兵憲平擣以入代復爲具橐資遊圭組之英蓬篳之彥俱與交懽傳𦘕主顧寧人朱錫鬯輩尤以古道相厎厲著述日富叩其所蓄如海涵地負而敦尚義氣鑑拔人倫有倜儻非常之槩丙午返秦時已棄諸生當事諸公知者爭爲倒屣予適在張鹿洲署中重與聯榻晨夕醻對每欲以兄事予予謝弗敢承後乃強納拜焉察其行誼豈今人中所易得者哉

文潞公致仕歸雒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于以爲養生之道不過如此然而行之有恒正不易耳毋謂其言平平爾也

灰隔

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註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後世作灰隔昉於此然以蜃爲灰北方所無北方之灰以石爲之耳豈當時槩用蜃後乃易以石耶

若論其用則蜃不及石多矣嘉靖時修顯陵呂文簡上疏謂宜用朱子作灰隔法然朱子云以淡酒灑之今人用糯米汁是也文簡云以松葉水灑之劉太宰嘗用之云松葉水似勝且易乾此皆爲人子者所不可不知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近世喪禮儉其親者多矣富貴之家有不惜財者又率尚浮文博虛聲其爲不得其道一也予嘗記劉太室葬禮欲使後人知所取法焉太室母李太宜人享壽百有二歲𡥅時無他病亦無所苦但氣

弱不能行立亦不復食每日啜酒五次每次三四盃如是者七日脩然而逝太室素好釀酒又嘗得渼陂春方於郭宛委李賴之以養其親亦孝思之所致也於乎生則盡其忠養歿則致其誠信如太室者豈易及哉太室尤善易予嘗從之質疑受益實宏

天根月窟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復也乾遇巽爲月窟姤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也

乾坤先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繇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宿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復者陽之動也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乃坤末復初陰陽之交在一歲爲冬至在一月爲晦朔之間在一日爲亥末子初也人身之乾坤內交靜極機發而與天地之機相應也故曰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環中

魏伯陽之學不出先天一圖邵康節云先天圖者環中也俞琰釋云心在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朱紫陽謂中間空處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人知心爲太極則可以語道矣康節有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胷中半點無又云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葢心也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合八卦奇偶之畫計之亦是也玆嘗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盡得環中之祕反而求之於身所謂太極天根月窟三十六宫靡不備焉此身中之易也學者若不體之於身徒孜孜求之卦畫則何益矣

中

邵康節云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在四德爲貞元之間在十二卦爲坤末復初在一年爲冬至子之半在一月爲晦朔之間在一日爲亥子之交天地有之人身亦有之參同契所云合符行中者也能

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在身矣

冬至子半

康節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人言夜半子時爲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屬子時是朱紫陽所謂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此造化之機也天心也無中含有象也數之所從起也

冬至歲十一月中氣其交氣不盡在子時亦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而康節詩特取其在子之半

者以見天心耳子月之半爲冬至前半月屬舊歲
後半月屬新歲故逅甲未交冬至前時日作陰遁
逆行交冬至後時日作陽遁順行夜之半爲子時
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前四刻
交節氣作其日夜子時初幾刻後四刻交節氣作
其日子時正幾刻張鼎思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
二時斗柄建寅則爲正月然必以初昏爲定自初
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
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
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

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則於理未盡必子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於歲月又相脗合今之言命者於子月則作今年於子時則作明日吾故疑其不準也按史記曆書曰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予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日出寅卯是也以

人政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鷄
鳴而起是也
宋儒以子半爲子之前劉太室非之以爲子之中
日者論人生命分前後四刻爲兩日則與太室之
言其理有合中菴新論亦謂子半兩義韓恭簡云
冬至一歲正氣之首子之始也曆家截其中而用
之子之前半尚屬去歲肰復卦中無坤泰卦中無
臨子月帶亥月之半寅月帶丑月之半天心安得
無改移哉子謂陰陽有相交之義無各分之理歲
月日辰皆陰侵陽陽侵陰故能成功若陰陽離則

乾坤息矣

一日一夜十二辰六辰爲日六辰爲夜六辰各三分之子丑陽生爲日之始然尚在夜至寅卯方明辰巳而陽極午未陰生爲夜之始然尚在日至申酉方晦戌亥而陰極夏時建寅葢用陽月之中也上元陽之中也中元陰之中也下元陰陽之終也此子之說與張有異張重在昏旦子重在陰陽之交也

數

一者數之原也又一而成二矣二者二其一也數

之生也一爲奇二爲偶一奇一偶而天下之數備矣奇奇奇偶而成三矣三者一其一一其二也奇奇偶偶而成五矣五者一其一二其二也此兩參伍之理也

袄民昔有挾預知之術者專持寂感報耳秘呪即萬回哥哥其異更甚則亦袄而巳

今有人號爲神仙者遇人問吉凶事輒舉筆荅之或數句或數字往往有奇驗肰驗後始解未驗弗解也此其無益於事已明乃遠近貴賤之人皆敬之如神明趍之如鶩偶有坐客詡之不置者李天生曰是不過一術士而已予曰非也術士爲術實

皆有所據以起雖其技不同大約不外於數亂而爲箕爲巫覡斯下矣此人非理非數而突言吉凶如無驗則可果有驗是祇民也焉得爲術士乎他日莊澹菴太史過予草堂偶語及此澹菴淡以爲然予謂此事不必以儒者之理正之直以神仙之論折之可耳文始經言鬼有上八其附託有八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註云心執蔽之人爲靈淫沉狂奇物六鬼統攝蒙昧者或解珍奇之事或解怪異之事或解祥瑞之事預言必應衆人敬之

以爲聖其解奇異瑞事之人傲肰不言有鬼附於身惟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詳觀此言不幾爲此人寫焰乎時同澹菴至者一中舍聞予說訶之乃極稱其爲孔子正心誠意之學予曰孔子言蓍龜則有之矣君何曾見其爲人終日言吉凶之事如射覆乎其人不懌若以文始經究之則當有炁木炁金炁繩炁井之稱予又不欲深論也

劉石生

劉石生有瓌瑋之才學亦博早年與其兄客生遊文太青先生之門有二劉之目但生於邊塞負氣

好駡坐晩年有心疾益甚當其怒時雖釜質不顧
及怒解責之以義輒俛首屈服肰有時怒發仍如
故蓋其性朴忠胷中無宿物而傷於急卽圭角未
化亦是君子之過賢於世之突梯脂韋者遠矣比
來京兆與共晨夕嘗見其血不華色甚憂之每有
所規戒而石生不能用別未二一年遂至不起追思
三十年遊宴之好樂隕哀宅不勝秋華零露之感
予嘗書山茨一聯云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
仲舒儒者之象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諸葛亮
主佐之才石生見之稱善求予更書攜之歸云將

以銘諸齋又𢔶凡得友朋贈貽之章及往來簡札輒令家僮裝褫彙爲一集名曰友聲石生云我欲效子所爲亦郎以友聲名之二事極細人但知石生之負氣而不知其虛懷善下如此

神荼鬱壘

今俗元旦置桃符於門左書神荼右書鬱壘所以辟祟也按風俗通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則神荼當左鬱壘當右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則鬱壘當左神荼當右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櫑高誘註

戰國策又曰一名余與一名鬱雷爲說不一亦荒誕之事無足信者

貞燕 元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宅有雌燕獨巢凡六稔時人目爲貞燕

予友涇陽趙元濬之母劉氏爲伯韶公配公早卒劉氏年方二十五歲矢志守節撫元濬劬勞備至嘗有雙燕巢於室忽失其雄其雌孤棲自爾秋去春來凡三十年同人感作貞燕詩以美之此正與宋末姚玉京事同玉京襄州小吏衛敬瑜妻也其賦燕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後玉京病燕復至周章哀鳴家人語

以玉京墳所葬遂瘞於墳側有聽風淸月朗襄人或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此則更異

宋大逆

宋有大逆二王安石配享孔子位復聖上張邦昌爲帝居宋大內人或寬之不使與莽操懿溫同科予特著之客曰邦昌之立迫於勢安石配享乃其黨所爲曰邦昌不能以死辭有無君之心焉使宋亾而不復邦昌之卽眞必矣安石聞人也方將以其學易世是其居恒言動必有以孔子自擬者故沒而其黨推尊之若此觀其三不足之說尚何所

忌憚乎李之亾宋者安石也使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

碧雲騢

范文正公宋朝一代人物之冠而梅聖俞作碧雲騢詆其純盜虛聲至無足比數聖俞亦賢者此則其失言之過於文正奚損或疑以爲後人僞作洪容齋謂出魏泰亦未可知若李贄謂使文正公不負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非潞公魏公所敢望强作解事又妄人之言不足聽也

富春山圖

黃子久爲畫一卷三年舟至富春山下而始完因題爲富春山圖初非寫富春山也舊藏宜興吳孝廉問卿家問卿將歿令出所有書畫焚之以殉時問卿昏亂侍妾於火中竊出二卷其一爲懷素帖其一即此圖也然已焚去丈餘後歸丹陽張氏今歸泰興季氏滄朝宗作雲起樓記云投諸火以殉蓋不知其侍妾之能留也予聞之于密菴云

十萬圖

倪雲林嘗爲陶南邨作十萬圖曰萬笏朝天萬竿烟雨萬丈空流萬壑爭流萬峰飛雪萬卷書樓萬

林秋色萬松疊翠萬橫香雪萬點青蓮皆有雲林自跋款署至正癸丑葢其晚年筆也藏陽羨陳定生家侯朝宗曾爲文紀之後聞已歸朝宗近見雍丘友人言朝宗歿復爲有力者奪去矣

霖雨舟楫圖

沈石田與三原王端毅善嘗爲端毅作霖雨舟楫圖後歸之同邑來氏滇南王司農玉銘言爲端毅之後託梁仲林求此畫仲林以古鼎易之來元憲致玉銘玉銘以爲非眞跡頗輕之仲林嘗向予言之悵歎今亦不知所終矣端毅歸田後石田又嘗

畫一鴿一石並失草數莖爲一小幅題詩其上曰朱草呈芳耆意新紫翎金眼闘精神九齡老去無書寄雖曰飛奴不屬人詩亦不爲佳而畫有別趣今藏滬氏海印樓中

白巖圖

文衡山眞蹟在晉中者以白巖圖爲最蓋白巖爲留都大司馬極有聲　武宗南巡時尤著侃侃之節衡山爲此不苟也後歸之朱耆希太史屢經兵火遂失之

鬬茶

今之松蘿茗有最佳者曰閔茶葢始於閔汶水今特依其法製之耳汶水高蹈之士董文敏亟稱之

劉台凝

滁東劉公名濯翼先司馬同筆硯之友弓伯兄其壻也家故貧性狷潔爲文刻淺不作猶人語以明經爲武昌廣文攜其妻及幼子之任值流賊猖獗楚豫間道路阻絕與其家不通音書者十餘載順治初賊雖敗遁尚在烽火搶攘之際長子台凝名獻煋徒步往尋之備極苦楚始至武昌偏詢之其舊役流亾始盡莫有知劉教官所在者台凝哀號

禱於天忽有老人問其故乃告之曰劉教官夫婦俱歿矣其子爲兵所掠不知所之遂引至葬處啓視之遺骸僅存旁有磚朱筆記其姓名鄉貫乃公未孝時所自書台凝收淚謝老人身負二骸而歸肩肉爲枯者數寸公苦學五十年寒氊千里外升斗之祿所入幾何而夫婦客歿愛子流離使非台凝之孝莫正首丘將永爲他鄉之餒鬼矣予悲公之遇嘉台凝之志乃爲一詩書以貽之台凝奉藏於公木主之側台凝性褊激嘗得罪庠師值督學田公臨試庠中例開優劣二人庠師乃以台凝爲

劣田公集諸生面審台凝劣狀褫其衣冠台凝泣辨且訴及尋親事諸生亦爲白曰劉生氣質信粗以爲劣則已甚田公曰學者貴變化氣質氣質粗便不是學者又問尋親事台凝則以子詩爲證田公色解曰如是更宜旌矣遂免究復其衣冠今台凝年已七十不復應試植花竹一區優游娛老亦可謂能收桑榆之效者矣

臥冰割股

洪武二十七年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

祭巳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湯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巳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

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俗駭世希求旌
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
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敢冰割股不在旌
表之例著爲令
宣德元年五月禮部奏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煑液
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割肝此豈是孝若
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
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
允

臥氷始於王祥今婦女皆能言之若王延則知者鮮矣延亦晉人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氷而哭忽有一魚躍出氷上取以進母史臣贊之比於黃香孟宗云然此言扣氷非臥氷也夫氷自可扣以爲孝心格天扣氷自可得魚奚必臥耶

凡事不可以訓後者君子弗貴也割股已不可割肝又甚陶九成所記更有割心肉一臠而不死者延祐時嘗熟朱居吉也乃復歸於道士馬碧潭之醮告神明之陰祐九成因並後談其先世之美亦

以爲玄武神之靈皆理之所無近於語怪矣

建安諸子

建安諸子咸蓄文藻英詞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謂極一時之盛生逢其際干戈鐘鼓之中淸讌游覽之樂罕有其倫故康樂以爲月辰美景賞心樂事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亮繇孟德奪邁流俗之學籠絡英彥之略啓之於前而子丕之才又粗足繼之耳所可恨者挾詐不臣弋取漢鼎遂使千載文章爲之短氣

姜楚偶

姜楚嶼名貞字固仲別號羊石道人蘭溪高士也爲山水小畫類以墨潰成而無筆法雖不入格自有殊致

聖壽寺羅漢

蘭溪聖壽寺有畫羅漢像十六幅貌皆奇古然似非一人筆絹色亦別僅可稱能品尚未入妙而其邦之人矜重相傳爲貫休眞蹟當不滿識者一笑也因憶江文通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皆稱爲休上人佳句自唐已然矣天下事可笑類如此

弈

弈之爲術二言盡之曰先曰忍意類道家者流以兵言之粗迹也若云陸子以河洛數得之此又後人附會之言可笑

予於弈雖間爲之然非所好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者也大梁張海旭則酷好之幾忘寢食每聞一國手輒不遠千里就之或延致其家如是者三十餘年所費數千金計辛亥偶遇婺州與予對局時復敗去嘗謂予曰君天資高妙若肯從師學可橫行無敵惜乎一生精力皆徒用之讀書耳苑非

鑰每向人述之拊掌荅海旭作此語時惋歎見於色非戲也予聆北鑰談論始有悟入大約一步苟不得一刻懈不得推之爲學涉世當有得力處也

方爾載

蘭溪方爾載寒溪五世孫博雅之士也予甞至其家瞻寒溪遺像有文集二十二卷乃鈔稾未授梓者所藏書畫尚多趙文敏大字七言絕句一首云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不署姓字只一印章眞蹟也

蔡卞

宋時善書者四家名蘇黃米蔡蔡乃蔡卞也後人惡之遂以屬之忠惠忠惠書正其匹也文信國書不爲絕佳以其人重得之者如寶天球蔡卞乃以人掩其書君子不可不愼也若王右軍爲書中聖兒童盉卒皆知之又幾以書掩其德矣

印

印古人以之示信從爪從卪取用手持卪之義通典以爲三代之制衞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或謂三代無印汲冢周書湯

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蔡邕曰璽者印也至季武子問璽燕王收璽虞卿棄印蘇秦佩印又一明證也秦用史籀之文李斯復損益之作小篆而漢因之爲摹印篆法以端方正直爲主頗有古朴莊雅之致肰增減遷就間失六義故馬援曾上書云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是漢人固已知正矣今人

不究六義謬矜章法刀法或用鐘鼎諸文令人不易識以誇奇巧則非爲印之本指矣撰字考之篆文無有只有從人旁者古從二卩或作二人昂首之狀葢撰乃俗字今雖從古篆與用鐘鼎文不同六朝始作朱文至唐宋其制漸更有圓者長者葫蘆形者其文有齋堂館閣等字近世清言詩賦皆以入之寓慨明志不獨以示信也雖去古日遠猒於義無害爲文房清玩當几杖之銘從之可也

郭徵君好收藏古印積五十餘年共得一千三百方中有玉印銀印各數十方文皆古健樸雅非近日臨摹者所能及每出視之綠紅如錦龜駝成羣

亦奇觀也今歸之劉太室爲友朋索去者百餘方矣

予甞於土中得一銅印鐫仁山二字蓋金先生故物也屈曲盤囘雖不合漢法而朱文淡細自是宋元一派好手又大儒之遺得不以爲珍耶

蔡孝子

渭南道上有表之者曰蔡孝子拾椹處按蔡孝子名順乃汝南人也與渭南無涉順事母至孝隱居不仕其行誼甚高世獨傳其拾椹一事亦眇矣且拾椹事鄉黨自好者能之以斯傳孝子而使孝子

之大節不彰焉則赤眉之見也

永樂大典

永樂元年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簡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各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集爲一書毋厭浩繁二年十一月縉等進所纂錄韻書　賜名文獻大典五年十一月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

十五本更　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

韓聖秋云其書今在　大內渠曾親見之繕寫裝

飾精工無比洵巨麗之觀也

單汝思

予初不識汝思也己丑之變倉皇以孟嘗書來予

處之山中別業尋詢其弟同其伯母俱至予乃分

歎月樓旁書屋居之五年而歸汝思頗好學顧孱

弱多病未幾卒先德漸衰後裔不振天之報善人

竟何如耶

寫字

昔人謂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肰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豪髮是豈有意於工也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予嘗謂書法入聖亦只是盡其理三字要須字在筆先意在字後

待義

何燕泉曰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葢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予以

待名菴初非有取於此今觀蕪泉所言是亦一義且甚中于病正可借以自警

不幸而壽

壽爲福之首人之所賀也然亦有不幸而壽者如秦豫吳閩之間有數巨公早年頗著聲譽或以經濟或以氣節或以文藝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晚節頓異遂至見誚當時遺議後世盡無其實而冒其名爲造物所忌故永其年卒使之敗耳王笠澤云士大夫之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其此之謂乎又憶昔人若使當年身便

欬一生眞僞有誰知之句爲之太息

得閒知足

昔人有詩云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人生斯世豈有閒時要在忙中得耳不則一惰夫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閒人也故眞能忙者乃眞能閒者也王侯猶有不足人寧有足時患在不知耳故流爲貪爲剋二者一也以爲足則目前已足以爲不足則到底不足思天下不如我者甚多自洒然矣萬鍾不加於簞瓢尤學道人所宜知也

山志卷之三

山志卷之四

周公

予觀經文周公無殺管叔之事而因曹能始之解弗辟故嘗作小論今讀郝京山之解其言尤辯因稍爲刪次而錄之以補曹氏與予之所未備云武王克商後七年崩蓋周公卜金縢之後又五年也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立年十有三周公爲相管叔以商歷兄終弟及謀作亂畏公在內乃與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以蠱王公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與避

同謂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卽辟也時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惟有去位不然內疑而外叛禍將大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然辟不之他之東何也東方初定人情叵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爲名因而就之變起可親察其情形詩云公歸無所卽此行也公初至東叔之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言將以殷叛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卽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討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且黨叔故取叔

不使公知公知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白於王退無以解於兄叔所以驀朕被戮公所以黜朕沉痛於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曰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悟也欲誚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縢然後悟也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王之蔽於讒也世儒不達謂

公以流言得叔誤矣或曰何以知非公得耶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未必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巳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辨輒自引辟處憂患而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繇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為刑辟孔書承譌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於春秋傳衛祝鮀云王殺管叔囚蔡叔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巳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其

言自明乃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
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
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
缺斨是爲東征在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
二年也爲討武庚非討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
也是時罪人已得叔已死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
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
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
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也孟子之書最爲
近古其載與陳賈問荅之辭皆言公失於使兄耳

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直以誤使爲過不知誤使猶爲過況其殺之豈但過而已耶于嘗竊幸公所以得免於殺兄王與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唯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早辟辟不即東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紂子倒戈西向公於此時欲辟不及欲不與於殺叔不可得矣唯其聞言即去不利之謗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於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事能權豈尋常思慮可到嗚呼虞舜愛弟周

公愛兄同也顧舜爲人主力可曲全而公爲人臣
勢不能兼庇家庭之變舜憸於公而遇主之知公
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
遭逢有幸不幸哉夫尊居叔父貴爲冢宰而鞠躬
盡瘁身先百辟流言蔽主一辭不辨而引咎待命
故其自矢曰作周孚先可不爲萬世人臣之師歟
必如世儒之說口舌風聞殺兄自明此其暴戾衡
行何異莽操鄉愿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郝氏又
言周公負扆明堂朝諸侯亦無其事葢緣禮記明
堂位周公朝諸侯誤於解雒誥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譌習而不察其言並鑿鑿也

謚法

帝王之有謚古也或用一字或用二字今制帝謚一字而上更用十六字后謚如帝謚而上更用十二字繁矣繁則不稱其德而大典成虛文矣后之有謚自東漢始宋時后謚初只用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

謚法制於周公暨後之為謚法者共十五家美惡兼用雖臣子有不得私其君父者所以示公於天

下傳信於後世也自漢以來寖失其義然猶聽之
一時公議或不當則博士得而駁之洪武時魯王
卒　上諭禮部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
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蓋　聖祖之無私如此今
大臣之諡有美無惡所謂諡者特以爲褒美之典
而已定議者或不能無私又無人駁而正之如李
西涯不可謂之非賢相但諡以文正則未愜人心
此楊邃菴之所不得辭其咎也前此無有諡文正
者同時則謝木齋近日則倪鴻寶劉湛陸而已在
宋則唯范希文司馬君實乃眞諡文正者王子明

王孝先輩皆初謚文貞以避諱乃改文正耳元則許魯齋吳草廬

丘文莊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胡文穆鄭端簡曰恭靖未可謂爲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謚實始於王文節按子充於洪武六年不屈脫脫被害建文元年子紳上言父死節狀贈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後改忠文

近世有謂翰林始得謚文者甞堪曰翰林始得謚文文元無令與如鄭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文靖葉王邵三文莊何文肅王文毅皆非翰林然亦

有官至內閣不得諡文者焉許二一襄敏王毅敏陳
莊靖是也
私諡非古也始於黔婁後世之有私諡始於漢之
陳文範今弟子欲尊其師子弟欲尊其父兄率有
私諡人人爲之亦不足貴矣昔張橫渠卒門人擬
諡爲明誠以質程子程子以問司馬公公復書引
郊特牲檀弓之言不許也今橫渠諡曰明公乃後
世追尊之者
古者諡之有惡也所以警君也若爲臣者罰所得
及似不必借諡示懲夫諡以易名實褒而重之如

其不肖則不準議諡可矣故謨諡法者亦有不可加之以惡之論此雖與古禮不合朕於義亦無失
昔 仁宗因議諡賀銀謂諸臣曰銀勞可贈官銜不應美諡若加惡諡又不若無諡自後不應美諡者則闕之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邦俊嘗上言從祀諡法大典舉同鄉先達有應從祀者一人曰呂柟有應補諡者除溫純方在新議外共十四人曰雍泰魏學曾盛訥王用賓馬理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楨萬曆三十五年禮

部具題爲諡典愆期請乞會議舉行奉　聖旨諡
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及
近年應否易名的都著分行訪單具開實蹟從公
會議來看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四
十四年十二月禮部等衙門會議彙題自萬曆三
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共舉二十九人已行翰林院
譔擬諡號進呈未蒙　欽點自三十八年至四十
二年又共舉四十四人請　旨未下泰昌元年十
二月奉　聖旨這諡號已擬的俟點發未擬諸臣
該部仍炤前開寫來看禮部隨將四十四人職名

行實開列具題天啟元年正月奉　聖旨是這謚典既會議停當都準與此外又有節年郵疏題謚者十人閏二月奉　欽點下共與謚者八十三人而邦俊輿中之王用賓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楨不與焉斯舉出自一時公議非因諸臣子孫請乞故雖奉　明旨而人知之者鮮知焉理李夢陽之謚卽其後裔至今皆不知之弘光時南京尚有爲夢陽請謚者他如楊愼陶望齡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謚以此推之槩可知矣故今備錄原疏八十三人之謚於左

兵部尚書伍文定忠襄　南京刑部侍郎吳愡

文莊　都察院僉都御史魯穆端毅　都察院

僉都御史楊繼宗貞肅　石城所吏目鄒智忠

介　大理寺卿陳恪簡肅　尚寶司少卿孟秋

清憲　監察御史劉臺毅思　兵部尚書毛伯

溫襄懋　一吏部侍郎張元禎文裕　諭德張元

忭文恭　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惠　太常

寺少卿魏月毅忠簡　吏部侍郎趙用賢文毅

刑部侍郎張翀忠簡　巡撫大同都察院副

都御史張文錦莊愍　一兵部侍郎李盛春恭質

都察院副都御史魏允貞介肅　都察院副都御史郭惟賢恭定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靖
禮部侍郎唐文獻文恪　戶部侍郎張養蒙毅敏　兵部侍郎許孚遠恭簡　戶部主事周
天佐忠愍　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　錦衣衛經歷沈鍊忠愍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
史溫純恭毅　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恭端
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　欽天監五官監侯楊
源忠懷　兵部尚書王遴恭肅　工部侍郎王
汝訓恭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蔡國珍恭靖

禮部尚書馮琦文敏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李化龍襄毅　吏部侍郎劉日寧文簡
禮部侍郎郭正域文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孫丕揚恭介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端惠　南
京吏部尚書[illegible]恭介　南京刑部尚書趙參
魯端簡　刑部尚書王之誥端襄　兵部尚書
張佳胤襄憲　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恭穆
南京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端
靖修　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李夢陽景文
給事中賀欽恭定　江西按察司僉事朱冠恭

節　南京戸部尚書譚大初莊懿　刑部右侍
郎段民襄介　兵部尚書魏學曾恭襄　刑部
侍郎朱鴻謨恭恪　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莊
靖　左副都御史龎尚鵬惠敏　監察御史陳
茂烈恭清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汪洪莊介
武選司郎中黃鞏忠裕　南京吏部尚書汪宗
伊恭惠　戸部尚書林泮恭清　吏部右侍郎
楊起元文懿　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
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翰林院修撰楊愼文憲
南京吏部尚書裴應章恭靖　吏部左侍郎

盛訥文定　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　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　南京兵部右侍郎姜廷頤康惠　南京刑部左侍郎何源靖惠　國子監祭酒陶望齡文簡　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莊介　國子監祭酒傅新德文恪　工部侍郎沈節甫端靖　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　南京吏部郎中莊杲文節　刑部侍郎王宗沐襄裕　僉都御史張允濟介穆　刑部侍郎李棠恭懿　戶部侍郎董堯封恭敏　湖廣按察司僉事馮應京恭節　禮部侍郎敖文禎文穆　吏

部侍郎劉元震文莊　監察御史張銓忠烈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難諸臣以殉者弘光時皆予贈謚今以所知者紀之

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贈太傅范景文文貞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倪元璐文正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邦華忠文　兵部右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家彥忠端　刑部右侍郎贈尚書孟兆祥忠貞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邦曜忠介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義渠忠清　太常寺少卿贈兵

部右侍郎吳麟徵忠節　左庶子贈禮部左侍
郎周鳳翔文節　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世
奇文忠　左中允贈詹事劉理順文正　翰林
院簡討贈少詹事汪偉文烈　太僕寺丞贈少
卿申佳胤節愍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
吳甘來忠節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章忠烈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良謨恭愍　順天提學
御史陳純德恭節　吏部員外贈太僕寺少卿
許直忠節　兵部郎中贈大理寺卿成德忠毅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鉉忠節　進士

孟章明節愍　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文炳忠壯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永固貞愍　惠安伯贈太師惠安侯張慶臻貞武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襄城侯李國楨貞武　左都督贈太保劉文耀忠悼　總兵贈太保周遇吉忠武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景瑗忠毅　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之馮忠壯

又補謚先臣

傅友德武靖　馮勝武壯　孫承宗文忠　董其昌文敏　張瑋清惠　盧象昇忠烈　沈檠

忻襄敏　沈子木恭靖　陳仁錫文莊　張邦
紀文懿　孔貞運文忠　吳阿衡忠毅　呂維
祺忠節　顧起元文莊　胡守恒文節　王熹
忠愍　蔡懋德忠襄　劉一燝文端　賀逢聖
文恪　鹿善繼忠節

二氏

二氏之教與吾儒異然老耼見禮於孔子而佛亦
西域有道之人國俗各殊吾自且不尊其教然不可
慢之見像而拜事之以先賢之禮可也陶靖節與
遠公遊甚善及招之入白蓮社則不赴葢其心平

而氣靜也此又可以爲吾輩待二氏之徒之法

或有論學者曰儒之精者似禪乎曰否亦禪之正者似儒耳孔子講學在周時佛法於漢時始入中國後者似前不應前者似後曰佛法雖漢時始入中國其說法之時則在前曰譬之家各有主久矣忽有客至其貌類主卽年之少長不可知自當云有客似主不當云主似客也生爲中國之人自當以中國之聖爲師必中國之聖不足師而後求之佛可也不知中國之聖果不足師乎否師中國之聖者果能盡中國之聖之道乎否且今之佛經吾

疑之傳奕有云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蓋六書皆中國之聖所造西域之所無以華言譯梵語時豈得無所潤飾即如楞嚴爲房融筆授順字成句連句成篇皆中國之聖之文也使無六書佛雖有法何以自見乎吾嘗遇一西域僧貌如所謂達摩者問以中國所傳諸經皆不解則先輩有謂佛經皆中國人所爲者其言亦未爲無理也朱子實嘗云朕羅念菴之言未免相庇耳初予爲此言友人相愛者戒曰君無輕發此論恐爲智者所笑予曰甘之且如此則朱子先不免於笑矣况區區耶

昔有問佛於文中子者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今之談禪者鮮知此義然吾察其實皆本於聖人之說而故爲自異以見其西心內典自欺欺人莫甚於是此又近日談禪者之隱病蓋以先儒之所諱者而今更居之以爲高世道人心愈趨而愈下矣

魏莊渠摧地理之說謂天竺地脈發自崑崙之陽其左赤水界之不與中國通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徧於四夷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

之不可爲訓經終係於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

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葉子奇曰佛居大地之陰

西域也日必後炤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

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炤地皆東

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

之然與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

佛以明鬼此語未可盡憑然而存其說亦可以見

佛之非我同羣學佛之爲人彼異類矣

天下之理直以言之而已二氏付法傳衣鉢授口

訣作種種態聖賢問荅講論何其光明正大即以

迹較邪正之途分矣

佛老之書予非欲遂盡廢之卽時一省覽亦自可爲修身養心之助但惡夫溺於其中者尊之太過耳豈有身爲士大夫衣冠飲食居處使事皆依於儒而自稱爲佛弟子者至儼然推佛於吾聖人之上眞病狂喪心之徒也

司馬文正公不喜佛老嘗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此言可謂平而正矣若程伊川夫子淫聲美色之斥未免已甚

學佛

人有眞能學佛者吾亦重之葢爲佛之徒服佛之服行佛之行言佛之言是出世之異人也如沈蓮池是已雖有謬悠之談其志堅行修是難能也士大夫而學佛吾實惡之葢非佛之徒不服佛之服不行佛之行而獨言佛之言假空諸所有之義恥視一切以騁其縱恣荒誕之說是欺世之妖人也如李贄屠隆是已或曰蘇文忠亦學佛者也子不非之何與曰文忠故談禪然視贄與隆則大異游戲譚悅亦見通人之致惟不失其正而已吾葢惡夫放言而無忌憚者也

李贄

溫陵李贄頗以著述自任乎考其行事察其持論益一無忌憚之小人也不知當時諸君子如焦弱侯輩何以服之特甚乎疑其出言新奇辨給動聽久之遂爲其所移而不覺也及閱弱侯所爲藏書序云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益信贄所著書唯易因說書尚可采焚書固不足觀藏書則率本他人成稿而增刪無法敘述欠詳間附已意故作畸論語不雅馴多失體至爲總目論云人之是非初無定質覽者但無以孔子之定本行賞罰又

以孟子詒王伯為舛謬不通此艾千子所謂敢於非聖蔑百史所謂其學謬悠者也予既取其書細爲評駁而復書此以告後之學者愼勿墮彼雲霧中

予嘗謂李贄之學本無可取而倡異端以壞人心肆淫行以兆國亂蓋盛世之妖孽士林之檮杌也不及正兩觀之誅亦幸矣近從實錄中得張給諫劾贄原疏今錄於後以告學者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

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武帝爲可笑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剌謬不經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㞐輩遊菴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菴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菴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搢紳

士大夫亦有捧呪念佛奉僧膜拜者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肰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離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毋令貽亂後日世道幸甚奉　聖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厰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

該科及各有司訪叅奏來竝治罪已而贅逮至懼罪自盡馬經綸爲營葬通州閘今有大書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焦竑題一曰卓吾老子碑汪可受題表章邪士陰違聖人之教顯倍天子之法亦可謂無忌憚矣恨當時無有聞之於　朝者仆其碑并治其罪耳

屠隆

東海屠隆著鴻苞四十八卷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談可謂博矣而尤諄諄於三教一理之說乃其意實以尊佛今略舉之如云三教聖人之所

以得道者清淨心也正心誠意是儒之清淨也致虛守靜是仙之清淨也除妄歸眞是佛之清淨也有善無惡者儒者之心也仙佛善心且無何況惡心乎爲善去惡者儒者之行也仙佛善且不爲何況爲惡乎又云儒者將此道修身治世臨了將此道変還造化仙人將此道度世延年與造化齊久佛氏將此道徹悟到至眞至空處超出造化而無極又云就世法而論則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爲世法中聖人就二氏而論則如來上眞爲出世法中聖人以儒者視二氏則謂二氏異端以佛如來視

儒者則世法聖人未必聖人也至論孔孟則云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似單修命者然以集義而生氣則修性在其中矣勿忘勿助是亦悟虛無自然無爲有爲者所嫌集字尚在未能如孔子之打成一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性命雙修矣七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形神打成一片矣又云孔子仙佛易地則皆然宰相出居監司之位則遂下行監司之事仙佛宰相也諸儒監司也孔子之道宰相其位則監司也又引萬鹿園之言曰儒一以貫之一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費而隱

費者有也隱者無也費而隱有無合一也佛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
住生心有無合一也老谷神不死谷神無也呼之
即應不死有也谷神不死有無合一也儒顧諟天
之明命顧諟即內照也天命無聲臭而聲臭所繇
生故必顧諟焉佛照見五蘊皆空照即顧諟也五
蘊非無也皆空非有也老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
有欲以觀其竅觀即照也即顧諟也諸如此類不
一而足而其肆妄莫甚於若張觀察一書其書援
考亭之言謂佛氏之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乃於所

謂過於太學則云sub亦有見而於所謂無實者則拒而不受如云喜怒哀樂子思要於中節而佛氏則併絕乎貪嗔飲食男女孟子以爲天性而佛氏則盡斥爲情慾等語儒者萬物一體四海一家規模宏遠矣而佛氏之普門方之爲尤大儒者如傷在念痌瘝乃身中情惻怛矣而佛氏之大悲比之爲尤切等語凡佛與儒之近似者一一取而較之而皆推佛於儒之上幾千餘言而總結之曰凡此皆如來之全體大用也而謂之無實可乎其他譎誕之詞不必悉舉而即此數端觀之其誣聖害道

不在李贄之下顧以持躬稍優於贄又好廣交樂豪華得士大夫之譽李無有如張黃門者出而劾之以此得逃兩觀之法焉亦其倖也

屠隆才高學疎口辯識陋如謂孟子以飲食男女爲天性周子無極生太極於古人書多不細看至論古今人物大約尊二氏者則譽之闢二氏者則毀之謂墨子得如來弘慈大悲之旨儼然在列仙傳孟子槩詆異端爲孟子之褊謂朱子錯評黃魯直巧摘其渠亦孝弟之語爲朱子之謬謂孔明勞心竭精驅馳漢事竟以滅性夭年謂留侯訪赤松

子至今不朽史臣書李淮南王爲仙引去史臣書以反誅毀黄老大道使仙伯銜寃爲史臣之大罪謂梁武帝盛德有道無以復加羲軒禹湯而後罕見其儔謂王欽若素履奉道著論多造微之旨釋囚錮逋其行甚善其功不小諸如此類是非軒輊恣憑胷臆真所謂揚之則雲霄抑之則糞土溢美則濫施粉澤彈射則過索瘢瑕者也而反譏謊以此咎人尤排擊宋儒不已嗚呼隆以習宋儒之學得叨科第爲縣令爲儀曹郎列士大夫之林而遂以逞辨舞智操戈入室無論其言之不正亦謬非

所謂負義忘恩之徒哉

噫又有云世間士大夫有一等向饒舌剛黎口頭拾得些涕唾開口便罵仙人是衆生有一等跟著方上油嘴道人聽得幾句燒煉底炇話便罵佛是出不得陽神底靈鬼又有一等裹青布頭巾思量生猪肉喫底尚自不識性靈是何物只鑽研故紙提著個孝經論語一兩句舊話頭便罵菩薩眞人做異端邪道若依者些沒孔鐵椎底見識三教祖師不知在虛空中每日鬧了幾塲誰想者三個老翁每日打做一塊同心同氣甚般相好就是一個

裏底人却笑後生們沒見識爭著些閒是非却大家念得一句非吾徒也非吾徒也此段是何等語寧不令觀者欲嘔耶

隆之著書唯曇華記反可取是就彼說法成一家言亦可以勸善而懲惡此外皆不足觀也

寺僧

王端毅作慶善寺碑文中有云佛自漢明帝入中國至魏延昌閒天下建寺計一萬三千餘所馬端肅有疏云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併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共

該五十餘萬人其私自披剃者尚在外今天下所
建寺觀所度僧道又不知其幾百十倍矣
端肅以天下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故上疏乞
加禁約予謂此輩皆窮乏游惰之民也不收之於
僧道之中其歸農者無幾亦大率去而爲盜耳國
家準給度牒亦權也世風日下人心日漓其害豈
僅此一端哉
永樂五年正月一時披剃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
禮部以聞　上怒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
甘肅十六年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

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
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天順
二年正月　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成化二年
三月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饑民遂無定
制矣女子不得爲尼姑女冠則洪武六年之禁也
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太學生
濟寧楊浩西安姚顯俱上疏諫顯尤指斥王振一
時韙之

生員

洪武二年十月立郡縣學十五年四月　詔天下

遍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有額二十年十月令增廣生員不拘額數故名爲增廣其增廣有額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仍無額成化三年又有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顚覆國阼正德十年始有附學之名計天下廩膳生員共三萬五千八百許 朝廷養士之恩亦溥矣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上以學較爲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别之 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

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當時重
生員盛意如此

堯二女

史以堯爲黄帝之玄孫以舜爲黄帝之八代孫則
堯之女乃舜之從祖姑也堯不應以女妻舜金仁
山謂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
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敎以保於百姓者
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

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是堯舜實不同出而史之譌也明矣予又謂堯以二女配舜或聘之別族未必卽堯之女史臣記之不詳孟子因有館甥之說書曰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此不過言堯欲歷試舜以觀其德耳實亦未明言其卽堯之女也必以爲卽堯之女則九男豈果丹朱兄弟耶丹朱兄弟九人豈皆不肖耶且丹朱既不肖不應以丹朱試舜矣

秦始皇

世傳秦始皇焚書阬儒謂爲李斯之罪而又推之歸咎於斯之師荀卿竊以爲過矣宋蕭森辨之云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阬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按史書所阬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阬天下儒者而爲其所阬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羡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亾秦者

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實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秘其惡又縱臾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方其求藥海上也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祇教竊意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秦之讖與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靈以是役死者不可勝算調發頻仍誰

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覬眞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然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以四百六十餘人之阬償萬人之命局不爲過又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轉相告引始皇非尊賜儒者之人其所謂尊賜甚厚正如前所云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也古今相承皆曰阬儒是

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葢當時以盧生之故或有波及無辜者故扶蘇以爲言天下之大儒者甚衆阬之者此四百六十餘人而已而此四百六十餘人者所謂轉相告引要之皆習爲方伎特盧生之黨類耳若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盲搖脣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嗚呼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阬於咸陽其罪等也商君裂矣盧生阬矣而秦以不祀暴惡淫邪之報明亦可以知天道之不爽矣于惡夫阬儒

之名故特著之非爲末滅始皇實不欲文致荀卿且以見儒之名非方伎所可竊而天下之儒亦斷非始皇所能阬也

小宗

朱子嘗云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小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簡本與之看方得口合然朱子小宗之說則本之班氏蘇氏予未敢謂然正甫一國一人之說亦欠分曉今祇看五世則遷四字便了然矣蓋小宗以五世爲宗身爲高祖之嫡玄孫則爲小宗外此不得

爲小宗雖非一國一人亦不是四人故曰有君道焉如云小宗有四則亦人各有長子而已矣所稱宗言之似順行之則礙也其說詳于所爲族譜中陳全之曰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有知禮者家必爲立宗宗必爲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强陵之則仁讓以興乖戾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立後

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其友檀弓弔而

議之子服伯子有詞矣而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聖人言簡而義定如此夫適子死而有適孫而立其庶子禮且不可長樂陳氏至謂之絕宗今乃有取異姓之子以爲之後者不已異乎莒人滅鄫春秋之書法凜然斬祖父之胤而亂其統系有心者當自不爲矣嗚呼此譜牒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自宗子之法不立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孫而孫祗自申其承重之義此禮之變也古者重立後故大宗有爲後而小宗不得爲後然禮

有爲人後者似不專指大宗今法槩立後但必取同姓之子以庠及之意重繼祖此推乎古禮而爲之則變之善者也若以弟繼兄以孫繼祖而竟易爲父子於情理殊不合今江以南閒有之吾未之前聞矣

傳奇

越伐吳吳師潰夫差使王孫雄行成勾踐欲許范蠡辭使者而鼓之遂滅吳反至五湖乘輕舟而去世或傳其載西施而行不知西施沉江見於墨子之書矣子謂吳之亾實繇於殺伍員而任伯嚭即

其飾美女八人亦納之伯嚭耳使夫差斥伯嚭不用而以國事付伍員雖日與西施流連於錦帆館娃之間或可以煩身未必亡吳獨恨吳既亡矣伯嚭之奸越人習聞而目覩之矣乃不殺之而猶使之納賂如故小人之性至死不悛固不足怪越之君臣亦何昧昧至此豈感其舊德耶然大夫種有大功而卒不免焉則又何也

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預註

嚭故吳臣也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越世家與伍子胥列傳亦皆云誅二書未知孰是予謂寧信其誅以快人心且戒後世也伯嚭或作帛喜

予嘗有小論云吳之亾殺伍員也非西施猶之楚之亾棄范增也非虞姬夫差不聽伍員之言以害越王項籍不聽范增之言以害沛公皆有仁者之心夫差不肎居甬東而自縊項籍不肎過江東而自刎皆有勇者之氣略成敗而論之君子亦尚有取焉西施之於夫差虞姬之於項籍其情好頗同

而西施之不及虞姬者獨未能先死耳世乃誣謂范蠡載之以游五湖亦冤矣肰越之夫人早辱於石室而漢之太后至爲天下後世所羞稱其視西施又何如耶

蔡伯喈父名稜字伯直琵琶記謂名從簡非也

崔鶯鶯鄭恒夫人也恒字行甫有子六人曰頊瑊瑾玘璿琬女一適盧損崔年七十六與鄭合葬此見崔夫人埋志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廢塚蓋恒祖世斌爲磁隰二州刺史碑衢州參軍陳貫纂述大中十二年立也今世所傳西廂記悉誣獨怪徃

者不別立姓氏如舄有亾是之類乃點人名節至使兒童婦女皆知其事雖百喙莫能白矣俳家言拔舌地獄果有之則王實甫關漢卿固當不免肰作偽於元微之會眞記或云微之通於其從母之女借以自表若是尤可惡也

玉蓮樂清王忠文女名也孫汝權爲忠文之友忠文劾史浩入罪汝權實贊之故史氏之黨切齒捌敘傳奇葢有自來肰閩陸允先云曾於瓜州龍王廟梁見書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字豈當時偶有同名而作者遂藉此以譏之耶

臨川牡丹亭膾炙人口肰意侵婁江亦涉輕薄當時一官不調蓋見惡於馮少宰也今之作者無其文采而獨肆胷臆借之以逞其私宣淫導邪宜無逭於司寇之誅婺州民馮順卿嘗告予曰民不知書獨好觀劇嘗見古人所作皆節孝事不似近日作者薉濁汙目臭口予聽之悚肰不謂讀聖賢之書者其智反出此人下

金氏批評傳奇小說亦堪解頤及行之詩文則謬矣卒罹大法實可憫惜肰聰明誤用亦足以戒

山志卷之四